

K 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张炜
著

远行之囑

勇敢可以来自一万个方面，但我
敢说，它来自柔情才是真正的勇敢。
这个世界太需要勇敢了，一切都需要
荒原、山岭和土地，比以往任
都需要人去保卫。从这个意义
你才会理解作为一个生命的柔
意味着什么，理解这个世界上
温柔和勇敢原来是一样多。

——《三想》



(鄂)新登字 05 号

远行之囍

张炜 著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2.5

版次:1996年3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2次印刷

字数:287千字

印数:10001—20000册

ISBN 7-5354-1285-8/I·1055

定价:15.00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作者小传

1956年生于山东龙口市,原籍山东栖霞县。

1980年毕业于烟台师专中文系。长期做档案资料编研工作。1988年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副主席。

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文艺杂论等,出版单行本20余部,主要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柏慧》,短篇小说《声音》、《玉米》及散文《融入野地》、《夜思》等。

作品在国内多次获奖。

1988年起长期旅居胶东半岛,搜集研究民间文学资料,并任“中国国际徐芾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

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怖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挞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3)
冬 景·····	(1)
玉 米·····	(16)
烟 叶·····	(30)
面对星辰·····	(36)
童年的马·····	(45)
激 动·····	(58)
烟 斗·····	(74)
晚霞中的散步·····	(81)
一个故事刚刚开始·····	(87)
书 房·····	(97)
一个人的战争·····	(108)
造 船·····	(117)
王 血·····	(127)
蜂 巢·····	(138)
绿 浆·····	(148)
夜 海·····	(158)
怀念黑潭中的黑鱼·····	(169)
头发蓬乱的秘书·····	(177)

三 想.....	(187)
请挽救艺术家.....	(205)
远行之嘱.....	(248)
融入野地.....	(279)
夜 思.....	(294)
守望的意义.....	(323)
秋夜四章.....	(331)
倾向与积累.....	(336)
心上的痕迹.....	(345)
非职业的写作.....	(357)
冬月访谈.....	(360)
代跋:仍然生长的树	张 炜(371)
代跋:大地守夜人	张新颖(378)
附录:张炜主要作品目录	(390)

冬 景

进入阳历11月，老人的神色变得沉重了。他一个人走向田野，注视天际，眉毛不停地抖动。天气晴和，人们在田里忙着，在海上打鱼，没人注意这样一个老人。

树叶铺地，又被大风扫进干涸的沟渠。老人用一个网包往回背树叶，在自己的小院堆成一个垛子，又用秫秸、破渔网将垛子盖得结结实实。接上的日子老人都到海边上去，提一个粪筐，沿着浪印往前走。海水不断推拥出一些碎煤和木块，他都捡到筐子里。

有一天，他的小儿子穿着胶皮裤子从舢板上下来，看看父亲筐里的东西说：“嗨！哪天我去拉车炭不就是了。”老人没有抬头，伸手把拇指大的一块木头捏到筐里。

他把所有的煤和木头都摊在院里，准备经一场雨后，晾干，堆起来。那时盐末被水冲去，这些东西烧起来更旺。平时他走在路上，见到树枝什么的，都要捡起来；现在他每天都去海边拾东西。如果浪印上有一个蛤、一个螺、一条小鱼，他都随手取了放进筐里。他的每时每刻的拾取和积累终于让人纳闷儿了。有人问他的小儿子：“你父亲是怎么了？”小儿子笑笑：“人老了还不就那样！”

老人住的小院四四方方，是一人多高的围墙围成的，一角是他的。老伴去世后，儿子让他住新房，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小院宽敞，装满了阳光，他一个老人舍不下这么多的阳光。

碎煤和木块摊开来，占去了小院的大部分。半夜里下雨，老人穿上蓑衣，戴了大竹笠走到院里，用一把铁抓钩在木块堆里搅着。雨水在脚下流动，他弯腰取一块木头片放进嘴里咂了咂，品品还有没有咸味，吐掉，回屋子去了。

白天太阳很好，他翻晒着木块煤屑。这样过了几天，他将它们堆进来，拍实，然后用泥封好。看上去，院子的一角像多了一个坟丘。

老人拌了一大堆草泥。他用筐子装上草泥，沿着小屋转着，哪里有裂缝、有小洞，都用草泥糊上。屋后墙上有一个四方小窗，他也用草泥抹上了。

小屋里最大的东西就是一个土炕。这个炕最多睡过六个人：他、老伴、四个儿子。后来死了三个儿子，死了老伴，小儿子也搬走了。可是土炕依旧那么大。一个人坐在暖烘烘的大土炕上，看着窗外白雪飘飘，那才是一种富足。老人把小屋的外部收拾过了之后，又蹲在屋里琢磨土炕。他将土炕凿开两个洞，又用土坯接通了这两个洞口，沿墙壁垒了一圈。这样土炕里的烟火就会蹿到墙壁上，形成火墙。

他记得这辈子只做过两次火墙。

那一次是在奇冷的冬天里，有几个打鱼的人落在水里。他们有幸攀着冰矾爬上海岸，立刻昏迷过去。赶海的人把他们救了，背他到这全村唯一有火墙的小屋里，让脚上的冰一点点融化。老婆子在锅里煮几块红薯，煮得软软的，扳过打鱼人的头，像抹油膏一样往他们嘴里喂红薯。

“你真有本事。”老人蹲在刚垒成的火墙下，望着锅台夸了一

句老伴。

当年她就坐在锅台边上，打鱼人的脚伸到火墙根，滴着水。

他垒火墙时，她为他搬草泥。草泥稀了，稠了，他晃晃手指头她就知道。那年亏了垒火墙，他们安安稳稳过了一个冬天，还救下了一帮人。这些人如今仍旧在海里搅水，比当年还有劲，可是她没有了。

老人现在重垒火墙，垒好后就在炕里点上了柴草。火苗噜噜响着，不久湿湿的火墙冒出白汽，慢慢变干。他额上挂满了汗珠，11月可不是点燃火墙的时候。

从屋里出来，他用剩下的草泥加固了墙壁，然后出了院门。向南遥望，远处的山影碧蓝碧蓝的。他每天都要看看南山，从颜色上可以知道风雨。

当年救出的是一些血气方刚的汉子，老婆子说：积了阴德！积了阴德！奇怪的是老天把人间的事情记反了，他三个活蹦乱跳的儿子一个接一个死去了！

那年大儿子被派到南山修水利，快过年了还没有回来。老伴用红薯掺米粉做成了老大的锅饼，让他去山上看儿子。他到了工地上，最后在一个半里长的山洞尽头找到了儿子。儿子头发老长，面色就像石头，告诉他：这条山洞就是他们开的，要凿穿高山。老人慌了，找到他们的头儿说：“这做得成吗？要几辈子？”那个人哼了一声：“你还不相信革命的力量吗？”他只好放下锅饼往回走。他忘不了一路上大雪没膝。还没有出山，他就听见了一声轰响。回到家里的第二天，有人送信说，儿子被埋在了山洞里！

拉儿子的木轮子车几次陷进雪里……

那个冬天哪，整个世界都是白的……

老人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又转回了院子。他从屋子左侧的小夹道里提出了一个黑柳斗，里面是些破鞋子。他将棉靴挑拣出

来，又找出一个形状奇特的东西：这是用生猪皮缝成的四方小包裹，里面装满了麦草，上面还缝了两条粗长的带子。他脱下鞋子，费力地将赤脚插进生猪皮里，又把两条带子缠到裤脚上。生猪皮上的鬃毛全耷了起来，原来是一种自制的靴子。

这是上个冬天做成的，穿上它踏雪赶海是再好不过了。眼下会做这种靴子的人所剩无几，更没有几个人知道它的妙处。多少人笑话这双靴子，连小儿子和他媳妇也笑。他懒得扇他们耳光，只管穿上就走。冰雪被他踩出了汁水，双脚却感不到一丝凉气。海边上，在小船边奔忙的人冻得乱蹦，唯独他一个老头子安然地走来走去。

他试了试靴子，觉得还好。有的地方开了线，他就捻一根麻线，用两腿夹牢靴子，一针一针缝起来。

车上的儿子血肉模糊。他们尾随车子往前走，不吭一声。半路上，老婆子一头栽进了白雪里，咬紧了牙齿，脸色变青。一群人围上掐弄拍打，她才算缓过一口气来。老头子蹲下，解开老棉袄的扣子，把她揣进怀里往前走。她身上的冰雪很快融化了，他的衣襟下一滴滴流出水来。“走吧，回去还得过日子！”

生猪皮干硬了以后赛过钢铁。好几次粗铁针要折断，他都巧妙地寻到了去年的针眼。以前缝东西可是老伴儿的事儿，他只是满腿泥巴，在院里走来走去，身边是大大小小的几个儿子。

大儿子的头发有些鬃，一双眼像鹰一样亮。他比父亲高得多，胸脯宽厚。老人与他去伐树，见他握住斧柄时，手指绕了一圈还余出一段。老头子夜里躺在炕上，对老伴说儿子的手指有多么长，那可是个有大力气的角色。白天老婆子盯住儿子的腿看了半天，发现这两条油光闪亮的腿上，有鱼皮似的棱形纹儿！她笑了。

两只生猪皮鞋子修好，中间塞满软草，悬在了屋檐下。

老人又找出一些钓钩和丝线，准备到海上去钓鱼。他盘算了

一下，整整有半月的时间可以用来钓鱼。在太阳和暖的日子里，他要把闪闪发亮的大鱼从海里拖上来，然后搓上盐，悬到半空里晒干。等到焦干的鱼片晒成时，他就用马兰草捆起来，五张一叠，像捆烟叶那样。

海上的人太多，小船在远远近近的地方搅来搅去。老人常常因为寻个安静地方要走上老远。他放出钓钩等待着。

很长时间过去了，没有一条鱼上钩。这是自然的，一点也没有出乎预料。他用了大号的钓钩，那就只有大鱼才能上钩，让小鱼继续活着吧。又过了半个钟点，他拉上一条带灰点儿的圆头大鱼。这时小儿子跑来了，帮他摘下了大鱼，又夸了几句鱼鳍：它是红的。然后他就埋怨父亲说：“瞎！我从舱里取几条不就结了妈？”老人继续往海里放渔线。

尽管整个一天风平浪静，老人才仅仅钓了三条鱼。三条鱼都很大很肥美，躺在筐里。他回到小院，给鱼剖膛、搓盐。鱼悬到树枝上了。小儿子又送来三条。这三条通身乌黑，不漂亮。他哼了一声，打发走了儿子，同样剖洗搓盐，悬到树上。

二儿子的一生与鱼紧相联系。在他刚能吃东西的时候，老婆子就喂他鱼。后来他果然强壮，只是要比大儿子矮上两寸。他浑身皮肤像鱼一样滑。四岁的时候他到海边上玩，逮到了一条一尺四寸长的鱼。

他是怎么逮到的呢？

老人后来只要一接触到鱼，就会想到那个费解的事情。六条鱼悬在半空，在暮色里银光闪闪。他仰脸看了一会儿鱼，又到屋子里去看沸动的锅水。他把鱼身上剖下的东西煮了，鲜气诱人。

一连几天他都在海边上钓鱼。每天的收获都不超过三条大鱼。天渐渐冷了，老人清清楚楚嗅到了严冬的气味。严冬眼下还只是藏在水天相连的地方，可是它已经有了气味。正像一头猛兽

藏在远处的灌木中，好猎手嗅得见它的气息。他一声不吭地盯着从脚下伸到水中的那根线。

二儿子是怎么逮到它的呢？

对付大鱼要有钓钩、网，要有指尖上的力气。可是一个四岁的嫩苗竟然不需要这一切，笑吟吟地将那家伙抱回了家。老人用手握住了线，感受到有个东西在另一端挣扎，就欠身拉扯起来。线像一条钢梁，沉重、冰凉，用拇指拨一下发出“嗡”的一声。那条鱼在那一端肯定是张大了嘴巴咒他，腥气熏人。后来谜解开了，它是一条浅灰色的大片子鱼，像一把伐木的锯子。到了浅水里，它蹿了起来，要咬住人复仇。老人瞅住机会，抬脚踩住了它。

它红色的眼睛也斜着他。二儿子出海回来曾告诉父亲一些奇怪的感受，说鱼眼像人。小伙子高高细细，被海水渍得黑红乌亮，像被一种老漆涂过。船老大金狗旧社会杀人如麻，杀的全是坏人，如今在海上威震四方。金狗最满意的就是这个细小小伙子，给取个外号叫“钢筋”。金狗把船开到深洋里，说：“不要命的人总是长命！”

鱼在沙滩上堆成了山。方圆几十里的都来搬鱼山，扔下一块钱，鱼就随便担。天冷了，大雪落下来，鱼冻成了一根根硬棍。赶海的人互相吵起来，有时就抓起一根鱼棍横扫过去。

老人在金狗最得意的那个秋冬也没有停止钓鱼。他搞来的鱼个个强壮。老伴为他送饭，有煎鱼，有巴掌大的棒子面饼，嘿，结结实实咬一口饼，用力咀嚼，甩开膀子去扯渔线。那时哪像现在这样钓鱼，蹲着，喘着气把鱼拖上来。

小院的树枝上悬满了鱼。这棵树落光了叶子，又结满了“鱼果”。老人坐在树下，有时用脚踢一下树干。树木向阳那面悬着的鱼哗啦啦响，他就取下来用马兰草捆了。干鱼的脊背上还闪着微蓝的莹光，那是从大海深处带来的。这些鱼如果一直呆在深水

里就会活得挺好，它们却偏偏要到浅水里去寻找要命的渔钩！

就像大雪陷住木轮子车的那个冬天一样，这个冬天同样出奇地多雪和寒冷。老人不怎么出他的小院，只和老伴围住暖烘烘的锅灶。听说金狗的船也不怎么出海了，只是在海里栽了流网，隔几天进海拔一次网。有一天半夜里涌起了大浪，大海的轰鸣声就像打雷一样。金狗呼喊他的人快去海上抢网，一群人发了疯似的往堆满了白雪的海岸上跑。二儿子走了，老人再也睡不着。他穿上老棉袄，用一根黑色网纲束了腰，往海上走去。

他至今记得那个早上海浪突然安息下来，一群黑乌乌的人站在雪地里，见了他都扭过头去。他大口喘着走过去……就这样，他见到了死在雪尘中的二儿子。儿子满脸血污，左手还紧扯着一片渔网。金狗领人往东海岸追去了，每人手里都举着橹桨和棍子，还有锈蚀的铁锚。一夜的大浪把渔网搅乱了，金狗命令赶快拼抢。另一渔队过来夺网，金狗让手下人抡起家伙。“钢筋”一个人抢来了三块大网，当他瞅准了第四块时，头上挨了一记铁锚。

他躺在那儿，就像睡在大土炕上一样，顽皮地扭着身子，一只手插在毛绒绒的雪被里。

拉儿子的木轮子车几次陷在雪里……

那个冬天啊，整个世界都是白的……

后来老婆子半夜跑出小院，一直向海上跑去。老头子跟在后边喊她，她一声不应。前边就是闪着磷光的海水了，她一头栽了进去。他赶紧跳进海里，觉得这漂着冰矾的水浪像沸水一样滚烫。不知怎么抱住老伴，爬到沙岸上，见她紧紧闭着眼睛。他问：“你死了吗？你不能死！咱们还有两个儿子！三儿子快长大了，小儿子也生出来了。咱们还有两个儿子！”

剩下的半个夜晚他煮了一锅鱼汤，放了很多姜。土炕烧得热

乎乎的，上面躺了剩下的两个儿子和水淋淋的老伴。他知道她死不了，她不会撇下他对付这个冬天。

不过他知道那样的日子也许不远了。大约又过了两个冬天，老伴死去了。这个女人真好，她伴着老头子过了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实在走不动了还送他一程……

以后的冬天是他自己的事情了。他沉着地生起炉火，把小屋里的寒冷驱赶到荒凉的旷野里。

三儿子和小儿子没有前两个那么高大，他们差不多是一个比一个矮瘦一点儿。老伴在世时，他曾经感叹：“这就是说，咱俩身上的火力不行了。”老婆子缺少牙齿的嘴巴咀嚼着一块干鱼，又吐出来填进小儿子的嘴里。

干鱼一捆一捆积起来，堆放在屋角的一个搁板上。老人觉得这差不多了，可是第二天，他还是带上渔具到海边去。

天冷了，他穿了一件长长的棉衣，真正的冬天就要开始了。海里的船不像秋天那样欢快，像僵在了阴暗的水面上。整整几天没有看见小儿子了，老人心里有些不安。这是最小的一个儿子，也是唯一的一个。后来小儿子又活蹦乱跳地出现在海滩上了，他才专心地钓鱼。他知道现在的忧虑是多余的，冬天才刚刚开始。

小儿子自己有一条船，似乎自在得很。几年以前他要做个渔人，就必须跟上金狗。年代变了，金狗也死了。这个满身疤痕的船老大死得不明不白，像是被什么人勒死在船舱里。小儿子和媳妇扛着网具走在海滩上，那个女人见到老头子在不远处踞着，就会忍住笑发出一声：“啧啧！”

有一次老人听到她发出的这种声音，就叫过儿子来说：“别再让我听到这个！这是最后一回了！”

老人钓着鱼，十分气愤。前三个儿子都是壮男儿，可是都没有女人；最后一个儿子娶了个女人，嘴里吱吱响。他想如果要是